

目 录

- 诗颂张自忠 臧克家 (1)
- 回忆我的伯父张自忠 张廉瀛 (19)
- 取义成仁 尽忠报国
- 张自忠将军殉国经过 ... 宜城县政协 (36)
- 张自忠将军的家世 修东海 潘耀曾 (42)
- 临清县战委会的建立及活动 王笑一 (44)
- 丁浩川同志在临清 王瑞征 (54)
- 卫东抗日斗争的一面旗帜 —— 杨二庄
- 汪桂章 汪富林 苏中仁口述 (63)
..... 赵浦 汪秀章 卢敏整理
- 忆“英烈屯”战斗 霍贵宗 李玉刚 (92)
- 抗战期间我在临清商会经历的两件事
- 李耀堂 口述 (103)
..... 刘凤梧 整理
- 临清抗战期间主要战斗和战役简介
- 卢敏 搜集整理 (112)
- 文史资料征集参考题目 ... 临清市政协 (128)

诗 颂 张 自 忠

臧克家

一、他回到他的队伍里来了

——《张自忠》*第一幕幕前诗

这是一个山岳一般的队伍，
每个分子，就是一块岩石，
北方的健儿，不是从今天开始，
勇猛，坚强，豪侠，义气，
他们的光芒，照亮了战史的页子。
这一军人，每一个都记得，长年的战役
留在身上的创疤，都记得，用自己的力量
和牺牲
争得光荣；每一个都有个铁的自信：
“来，碰一下看，不管多么强硬的敌人！”
这一军人，个个都是兄弟一般的相亲，

*《张自忠》，四幕话剧，老舍作。

张自忠，是他们军长，是他们的家长，
他威严，他更慈祥；他爱士兵，他更爱百
姓；

有苦大家吃，有福大家享，
部下怕他又爱他，只要他的名字一出场，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败仗。

可是今天，这一军人失掉了他们的军长，
象猛虎摘去了炯炯的眼睛，
象鹫鹰折断了搏击的翅膀，
象船只失去了舵手，
搁浅在波浪滔滔的黄河岸上。

让苦闷紧紧地包围着，
让谣言天天的摇撼着，
让耻辱狠狠的咬啮着，
让借着“朋友”的口放出的妖言搅扰着，
让一万条身子
软瘫下去，

让一万颗铁的意志
生锈，销磨！
这一军人，他们，
不知道饥饿，迫切的思念
把整个心胸填满；
这一军人，困了，
枕头不给他们睡眠，
苦痛撑着每一双眼；
这一军人，活着却不象是活人，
是谁从胸口里盗去了，
他们那一颗颗活跃的心？
这，这全是因为，因为他们同张自忠，
他们的军长，他们的家长，
远远的被分离在天的一方。
他们中间，隔着山水，
隔着死生，
隔着一个不知道的运命。

可是，什么都阻隔不开他们的心，
心和心相向的开着，
是永远不可分的一个
呵，是人力？是天意？
是心和心感召的磁石？
张自忠，突然地回来了，
连整队欢迎的时间也不给，
他以他威严而又慈祥的本人，
送给他的官兵，他的弟兄，
一个致命的欢喜！
尤师长，参谋长在等他，
他给了他们一个镇定力；
洪团长，那个老干部在等他，
他给了他一份孩子的单纯的快意；
投军的青年男女在等他，
他带着天真的玩笑
给了他们所要的东西，

老百姓在等他，
他给了他们甜的话，暖的心，笑的脸子；
每个兄弟在等他，
他给了他们冲天的欢呼和冲天的勇气；
奸细“墨子庄”以朋友的身份在等他，
他给了他一间禁闭室；
新闻记者等他，他给了两句话：
“我带着我的干部去和敌人拼，
战争一开始，怀疑就是懦弱，无耻！”

二、他在临沂揭开了胜利的序幕

——《张自忠》第二幕幕前诗

谁不闻名兰陵美酒？
谁不知道太白的名句。
象是有意叫英雄去配诗人，
千百年后，张自忠，他在临沂
揭开了胜利的序幕。

四月天，桃花开红了茶山，
四月天，绿柳排在沂水两岸，
四月天，敌人的大军
想穿过这铁的篱笆
向台儿庄去增援。
敌人，有猛虎一般的坦克开路、
有吼叫的大炮洒下弹雨，
战车在地上冲撞，
飞机在天空下窜，
他们的人数是压倒的形势，
他们的将军名字叫坂垣！
这一军，奉命抵在这右翼，
要作成一道阻止洪流的大堤。
可是要问：敌人面对着的
有多大实力？
一军，不过是一个夸大的名义。
他们从南宿州打到淝水。

划作忠奸界

从淝水打到临沂，
困顿，劳疲，身子变成了人的重负，
四月天的破棉袄上爬动着虱子。
再也不能打了，
人人要求着休息；
再也不能打了，
枪械也要求补充、疗治；
再也不能打了
已经整个儿累倒——
连人带马，连心带身子。
外边有强硬的大敌，
加上内奸，蒙一张“朋友”的皮，
一个在战场上，
用枪炮攻打他的阵地；
一个在身边，用“必败论”攻打他的意志。
张自忠，他心上划定一条界线：

抗战的，仇人也是朋友；
破坏抗战的，朋友也是仇敌！
张自忠，他立下了一个决心：
后退就是死，只有前进！
论人数，论枪械，
他们都落在敌人后面，
可是七天七夜，我们把胜利的大旗
插在敌人的死尸中间，
七天七夜，我们把胜利的大旗
插上了茶山。
哪里吃紧，张自忠，他赶到哪里，
他赶到那里，那里便一阵疯狂；
他是一颗明亮的将星，
到处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坂垣，张自忠；张自忠，坂垣，
这两个名字碰到一起，便不能双全：
张自忠，他给自己打了个比喻，

他说“我是一只野牛，
听见枪声我就拼命地向前！”
他的勇敢传染了每一个官兵，
他的牺牲精神，使他许许多多的干部做了
牺牲，
这些干部
象树木，经过他多年苦心的培植，
在必要的时候死了，为了他，为了国家，
为了胜利。

胜利的消息给他阴暗了许久的脸上
开出一朵笑，
这笑里，含着甜，含着苦，含着多么复杂
的味道。

三、他用自己的牺牲掩护大军的安全

——《张自忠》第三幕幕前诗

敌人按着一个计划，

用大军布好了一面死网，
他拿徐州作个目的物，
想把我们的野战军一网打光。

我们的几十万大军，
在台儿庄轰轰烈烈的表演过英雄；
于今，哑默着，借着黑夜的掩护
穿过敌人的封锁，
每个人口里，衔着同样的一个命令。
几乎是奇迹一样，从敌人的网孔里，
从敌人的想象以外，整个儿漏走了，
留给他的，是一个讽刺，一个失望。

用自己的危险
去保障别人的安全；
用自己的生命
去替友军的生命保驾，
张自忠，肩着掩护“突围”的命令，
感到沉重，也感到光荣。

当浩浩荡荡的大军，一路一路的，
用急遽的步子向着一个方向进行，
人，多么严肃，夜多么寂靜；
张自忠，他的队伍，正在呐叫，厮杀，冲锋，
敌人的探照灯到处乱闪贼亮的眼睛，
隆隆的大炮要把人的耳朵震聋！

当浩浩荡荡的大军，
从四面八方向着一个方向进行，
把黑夜当白天：白天，休息，睡觉，守着
一个安静。

张自忠，他的队伍，在火里，在血里，在
战壕里，
没有白昼，没有黑夜，流血，死亡，呻
吟，
疯狂的战斗，已经失掉了时间的观念！

当浩浩荡荡的大军

一天天地，一步步地
走向安全，同着自己的弟兄
前后伴随着，或是肩并着肩；
张自忠，他只有一架电话机
它一响，他的心一战！
他面前，只有一个张高参，两个副官，
一个个红肿着眼皮拼命的吸纸烟，
副官们，依着墙壁站立着睡眠；
把一条板凳当床铺，张自忠，
他咂咂了嘴咙，责任压在双肩，
兴奋转动着一双眼，他整个身上，安不下
睡眠。
他的官兵，在前线，用决心，用死，抵挡
敌人；
他，张自忠，在他的官兵身后，
用他的意志抵挡他们；
他们用电话告急，他的回答只有一句：

“支持！支持！你要下来，我上去！”
二十多年战争给了他一个血的经历：
他知道，只要有支持的决心，没有支持不
了的战事！

他的意志终于战胜了——
战胜了敌人的大炮，
战胜了任务的艰难，
许多士兵死在阵地上，
阵地成了一条血的安全线。
他摔下肩上的责任
撤退在最后，
他把自己的车子让给伤兵，
他照顾退下来的百姓，他照顾他们。
那体贴，那慈祥，就象他们是他的邻人。
他带着他的队伍，他带着他的人民，
他带着一颗亲切和不着烦乱的心，
在黑夜里走着，走一条道上，

象一家人，在战时，他是一条威严的将军，
在平时，他又是一个最慈爱的母亲。

四、他完成了自己

——《张自忠》第四幕幕前诗

他渡过了襄河——

把安全，把个人的利害，
一齐撇在河的那岸。

不顾一切地向敌人追去！

他渡过了襄河——

他渡过了襄河——

把决心，把鼓励，把责任，
封在信筒里，发给他每一个重要官员。

一步一个战斗，地上留一条血线，

时间被不断的枪炮声刻划着，

时间不能用天数来计算！

张自忠，他是总司令，

当他掌握着一个集团军；

他是军长，他是师长，他是团长……

顺着情势变换自己的地位，运用他所能运用的力量。

他的人数一个一个减少，

象黎明天空的星光；

他的战场一寸一寸的缩小，

最后，他困守在杏儿山上。

外面没有援兵，

他，他的干部，生死弟兄，

吃着豆子，喝着白水

苦撑！

敌人四面包围上来，

炮弹打光了他的房子，

拒绝了别人的劝告，

他一动不动地

苦撑！

他永远站立在这里，

只要听见这里的炮声还响，
一个战斗的意志
比死更顽强！

东边报告吃紧，西边南边
也冲来了敌人：他一连一连的往上增援，
他说大刀也可以杀敌，当我们的子弹已经
打完。

他用完了所有的兵，
“前进！”他只有这一个命令，

他身边的将官，做了排长，
冲下山，

他身边的副官，拔出手枪
做了战斗员。

敌人从正面来了，他命令：冲！

敌人从东南方上来了？

他命令：冲！

敌人从望远镜头上

近了更近了，
他命令：冲！冲！！冲!!!
枪弹打在他的手臂上，
流着血，他喊，
不是喊痛，是喊冲锋！
枪弹打在他的腰间，
他喊：“扶起我来，你们上前！”
每一颗子弹
打出一颗心——
一颗
勇敢的心，
不屈的心，
男儿的心，
中国人的心！
当第三颗子弹
把他打倒在地上
冲锋号就是他的口

悲壮地嘶喊着冲，冲，冲！
他用死完成了自己，
死里有新生。

1944年秋

（转自《臧克家诗选》一九八六年版）

回忆我的伯父张自忠

张廉瀛

一生简历

我的伯父张自忠，字荩忱，一八九一年生于临清市唐园乡一个富裕家庭。我祖父张树桂，字冬荣，系捐班出身，先任江苏省青口巡检，后署理江苏赣榆县知县。伯父张自忠六岁入私塾读书，十四岁时跟随母亲和幼弟张自明去赣榆县我祖父住所居住。次年我祖父患脑溢血病故。不久伯父即同我祖母和我父返回临清唐园。清朝废科举后，伯父即入临清中学读书。十八岁时和教场村的李敏慧结婚，仍继续读书。一九一一年他和我四伯父张自严参加了同盟会。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先后考入天

津及济南政法学校读书。

一九一四年，伯父经车震的家庭教师刘士俊介绍和六七个乡亲一起到东北新民屯车震旅长手下当兵。不久，车震把他调到旅部当随从便目（班长）。一九一五年车震升任师长兼长沙岳阳镇守使，部队开到湖南。车到湖南不久，就发生战争，车震的部队被打垮后，伯父当时任车部的排长，车就令伯父随他一块回老家。他们到达临清时已是一九一五年年底了。

伯父回到家中，仍然天天想着去当兵。春节刚过他就到贺务庄去找车震，说明他的想法。车震对我伯父说：“我已下台，不想再干军队了。冯玉祥是我的把兄弟，我写一封信你去找他吧，他一定会安排你。”一九一六年上半年伯父带着车震的介绍信去廊坊投效冯玉祥先生。冯当时任旅长，冯接见后即委给伯父一个少尉差遣职务。次年冯军开武穴驻防，不

久，又开到湖南常德。伯父在常德调任排长，冯玉祥又让他担任常德水上警察队长，很短时间内，和我伯父同时当排长的吉鸿昌、冯治安等提升连长，模范连（学兵连）连长石友三由连长升任营长，冯玉祥就派我伯父接任模范连连长。一九二一年冯玉祥升任十一师师长，奉命由湖南开赴陕西，后兼任陕西督军。一九二二年冯玉祥率师开往河南打河南督军赵倜。双方激战时，伯父率模范连参加战斗，脚负轻伤。冯由河南督军调任北京陆军检阅使，伯父被提升为学兵营长。一九二四年冯由古北口班师回京，驱逐溥仪出宫，推倒贿选总统曹锟，伯父又被任命为学兵团团长。一九二五年下半年，伯父升为十五混成旅少将旅长。一九二六年冯玉祥由苏联考察回国，在五原北伐誓师时委任我伯父为总司令部中将副官长。（当时，共产党员刘伯坚同志担任总政治部中将部

长。)一九二七年，伯父又被任命为中将师长，在河南一带和军阀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作战。一九二七年底，被冯玉祥留在开封，任开封戒严司令、二十五师师长并兼任西北军开封军官学校第一任校长。一九二八年，改任郑州警备司令仍兼任二十五师师长。一九三〇年，冯玉祥联合阎锡山与蒋介石展开了中原大战。一九三一年冯玉祥战败后，冯的将领有不少投向蒋介石。伯父带着他这一师人由陕州过黄河，退到山西运城、曲沃一带。后经张学良同意整编，成立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伯父任二十八师师长，归张学良统率。一九三三年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长城，伯父奉命率队开到河北喜峰口，对日作战。宋哲元任命我伯父为前线指挥官。伯父常常十几个夜晚不能睡眠，两眼血红，并经常亲临第一线。停战后，三十八师开到北京附近胡家堡休整。

冯玉祥将军这时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被蒋介石派二十万大军包围，冯将军出走泰山，把我伯父的彭国政团带去做卫队。宋哲元到察哈尔省任省主席，我伯父被宋任命为张家口警备司令兼任三十八师师长。一九三五年，伯父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一九三六年又调任天津市市长，一直到“七·七”事变。他在事变前，曾奉宋哲元的命令去日本考察。抗战爆发，宋命他暂时代理北京市市长、冀察绥靖主任、冀察政务委员长。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到河南开州，就任五十九军军长。他到任后没很长时间就奉命到蚌埠、淝水一带去救援被日军围困的于学忠部队和汤恩伯部队。这两次战役均获胜利，伯父因此被提升为二十七军团军团长。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者进攻台儿庄，伯父奉李宗仁的命令率全军在台儿庄左翼临沂地区和庞炳勋部队配合与日本

最精锐的坂垣师团和矶谷师团作战。伯父曾亲临前线，用大刀夜袭日寇。他指挥五十九军把日本官兵围在茶叶山中，用机枪扫射，日寇被消灭了数千人，在台儿庄左翼打了个大胜仗，这对整个台儿庄大战的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保卫武汉及武汉撤退时，五十九军奉命坚守武汉外围潢川，掩护驻武汉部队撤退，命令坚守七日，结果坚持了十二天，与敌重创。上边传令嘉奖，并升任伯父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潢川撤下来，在襄阳、樊城一带作战，也打过一次大胜仗。因功晋升为右翼兵团上将总司令直辖四个集团军，仍归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一九四〇年伯父壮烈牺牲于湖北宜城南瓜店。

营救学生与怒斥汉奸

伯父一生疾恶如仇，很有正义感。一九三

三年长城抗战以前，何应钦主持北平军分会时，特务头子、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蒋介石的侄子，在“双十二”时被击毙）。在北京逮捕了很多革命学生和进步青年，其中有不少临清学生，如共产党员柏秉贞和张遂之等人，被捕后都是我伯父设法要出来的。

一九三六年他担任察哈尔省主席时，日本人雇佣的流氓特务（中国人）在北平捣乱，被查出，冀察绥靖公署总参议石敬亭批示立即枪决。事后任天津市长的萧振瀛对宋哲元说：

“石先生好杀人、反日，日本人很有反感，还是把石先生换下去吧。”不久，宋即委北京市长秦德纯兼绥靖公署总参议职务。伯父知道此事后，对萧很不满。有一天萧振瀛去我们家里看望我伯父，正巧任河北省主席的冯治安、二十九军办事处的刘子诚在我家。萧振瀛刚进客厅，还没坐下，伯父就开口质问萧振瀛：“萧

仙阁(萧的字叫仙阁)，为什么石先生被撤掉了总参议职务？”萧吱吱唔唔地说：“日本人说他是主张抗日的，他又是老冯先生的亲信（老冯先生指冯玉祥），他如果不离开，我们的冀察局面就保不住。”伯父立即指着萧的鼻子说：“萧仙阁，你怕日本，我不怕！我是搞枪杆子的军人，谁要是再对石先生不利，我就对他不客气！”当时气氛很紧张，冯治安和刘子诚就把萧拉走。不久，宋哲元就把萧振瀛免职。伯父和石敬亭、萧振瀛全是西北军老同事、老朋友，遇见原则问题，他就对萧不客气，这就说明他很有正义感。

与亲友相处

伯父自从青年从军到他牺牲前，只回过临清老家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一五年随车震回来，第二次是在一九二八年我祖母去世时，第

三次是一九三三年，我在老家唐园结婚，他回来住了两星期。他后两次回家时，都召集我们五房的子侄训话，大意是：任何人都要艰苦朴素，任何人在老家不能仗势欺压乡邻；如果有在乡里胡作非为的，我知道后绝不饶恕。有一次他让家中蒸了许多红高粱窝窝头，子侄每人发两个，他也一块吃。一九三六年，在北京过春节时，他又把我和二哥廉珍叫去（廉珍是我伯父的长子，已去世。）对我们讲：“要吃家常饭，要穿粗布衣，要爱结发妻。你们没才能就老老实实当老百姓；谁要是想当少爷，谁要胡来，我是决不允许的，不遵守就马上滚出家门，我不能要胡作非为的子弟。”一九三一年中原大战，冯玉祥被蒋介石击败后，我伯父率师退到山西曲沃，等候张学良收编。当时很困难，廉珍在北京结婚，我父亲张志明给他写信，请他回来主持婚礼。他立即回信说：官

兵退到山西无吃无穿，我怎能忍心回北京给儿子完婚。廉珍的婚事你看着办吧，千万不要铺张，越节省越好。”廉珍的婚期前后，他始终没回家，这说明他对部属比对家人还要关心。伯父对家乡的邻居朋友，也平等相待亲如家人。如唐园的贫农王长发，后幞头剃头的周玉祥、前幞头的贫农孔二牛，伯父见了他们总是问寒问暖，非常关心；并对生活困难的乡亲讲：“我不在家时可以找老七（指我父亲），决不能让乡亲挨饿。”他给前后幞头的老乡留了点钱，找几人保管，到年景不好时拿出来济贫。我记的保管人有后幞头的张自寿。临清人先后到西北军学兵团、西北军官学校、抗战前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学兵团的，我知道的就有四、五十人之多。仅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好几位：在长城抗战中牺牲的排长刘庆安（万庄人），台儿庄抗战牺牲的班长张金奇（前幞头人）、

上尉参谋洪寿鹏（城里人，回族）、襄樊战役中牺牲的少校随从副官廖保贞（前馒头人），还有参加长征牺牲的共产党员刘振亚同志，也是临清人参加过西北军军校的学员。

主持察津政务的几件小事

伯父担任察哈尔省主席时，有一天，两个日本人气势凶猛地走到察哈尔省政府门口，要闯进去见我伯父，正巧我伯父不在省府，卫兵坚持不准入内。日本人无理纠缠了很久，竟动手打卫兵，省府站岗的几个卫兵，出于义愤，遂即拔出身后大刀就要砍杀，两个日本人吓得抱头逃窜。事后驻察哈尔的日本领事，竟然到省府来提出抗议，并要求惩办站岗卫兵。我伯父回来后，不但没有惩办卫兵，反而当面予以奖励。并连声夸赞说：“干得好！干得好！他们太欺负中国人啦。”并派人去对日本领事

说：“你们的人乱闯省政府，并打卫兵，我们要向你们抗议，再有此事，绝不客气！”日本领事无言答对，只好不了了之。

一九三六年，伯父任天津市长时，日本浪人、特务经常捣乱，还搜罗了一些中国的汉奸、流氓，窃取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国家利益，伯父派了一个姓冯的军官，带了天津市保安队一个排，分乘几辆卡车，在半夜开到汉奸、流氓的住地（事先已调查好）抓住一个向麻袋里塞一个，共抓了数十个坏蛋，全部运到海河边上，仍到海河里，涨潮时冲到大海里去了。从此以后，日本浪人和流氓就老实多了。

廊坊车站有几家卖日本仁丹的药房，实际上是日本浪人搞中国情报的特务机关，也是经常找事捣乱。伯父听到廊坊驻军刘振三旅长的汇报后，就派一部分士兵穿上便衣，化装成土

匪，带枪夜里翻墙而入，把日本人捆起来，押到郊区活埋了。

赴 日 考 察

一九三七年三月，伯父奉命率领一个考察团赴日考察，他任考察团团长，张允荣任副团长。考察团成员共有二十七人，其中有大学教授、社会名流、军人等等。三月二十三日考察团由天津塘沽乘日本轮船起程，我以家属身份随同前往。开船后不久，我伯父就让秘书翟维祺通知二十九军的旅长何基丰、黄维纲、田温其、参谋长徐廷玑；让他四人写一份赴日考察的想法。他们写好，我伯父看完即烧掉。其他团员都不知道此事。事后我问翟维祺：“为什么只叫他们四个军人写？”翟说：“你怎么不明白呢？这四位是二十九军的军官骨干，也是代表团的核心，老头（指我的伯父）让他们

写，是想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弄清楚他们对日本人的看法。”

考察团到达名古屋时，正巧在名古屋举行万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中国大使许世英要回国述职，回国前他让代办告诉我伯父，请我伯父代表他给中国馆剪彩揭幕。剪彩的头一天，伯父派翟维祺先去看了一下。翟维祺看到中国馆正对着伪满洲国馆，伪满洲国馆悬挂着伪国旗。翟回来汇报后，伯父立即让日文秘书卢南生及翟维祺去与日本人交涉。卢、翟二人向日方提出：我们只有中国，我们根本不承认什么满洲国，必须把伪满洲国馆封闭，把伪满洲旗放下，不然我们是不参加的。日本人开始不同意，经过反复交涉直到夜间十一点，日本人才勉强同意。第二天，伯父仍先派翟维祺看了一下，然后才放心地率全体团员去参加开幕式。我记得，当时伪馆封闭，伪满旗降下来，有几

个伪满人员还在大会场走来走去。何基丰对大家说：“你们看，这几个汉奸还赖在这里！”那几个伪满汉奸听了想发作，但见我们人多势众，便赶快夹着尾巴溜走了。

考察团在东京时，日本东京市市长松井石根大将、土肥原中将，均到考察团下榻的帝国饭店拜访，并提出三个条件：二十九军各团以上的单位均要设日本顾问；合办铁路；合力开发冀察矿产。都被我伯父严词拒绝。事后，我伯父对边守静说：“日本人提出的条件，那里是表示友好？完全是亡我华北！”

我们离开东京的头一天晚上，突然有一个山东德州姓宋（名字忘记）的旅日大学生来到帝国饭店，正巧碰见我，他对我说：“我是山东旅日同学会推选的代表，想请张市长到旅日同学会和大家谈谈。”我伯父不在，宋说：“我等再来。”他走后不久，伯父就回到饭

店，我把姓宋的来意对伯父讲了一下，伯父说：“明日上午就走，时间来不及了，不见了吧。”当晚九点多钟，姓宋的又回来说：“同学们还是想见见张市长。”我对宋说：“你把电话号码留下，如明天能去就打电话通知你，不能去就不联系了。”宋走后，我又向伯父汇报，伯父还是不想去。到了夜里十一点多，我已经睡下，翟维祺把我叫起来，说我伯父明天早上去旅日同学会，只带翟一人去，其他人全去火车站碰头。我将宋的电话号码告诉翟维祺，请他与宋联系。次日十点左右，我们先到达车站，伯父同翟维祺去旅日同学会，开车前十分钟他们两人才赶到车站，几十个山东旅日学生也到站欢送。在火车上我问翟维祺到同学会的情况。翟说：“去这一次比不去好。同学们给市长准备的小米饭，市长给了他们一点经费，还代表宋哲元给了点。”翟又说：

“同学们约市长去，有两个原因：一是同乡，愿意意见见面，二是对市长到日本考察意图不详，想问个究竟。市长对他们说：‘同学们放心吧，我决不会做丧权辱国的事。’”全体留日学生热烈鼓掌。学生代表致词说：“我们欢迎张市长，我们也希望张市长本着喜峰口抗战的精神来对付日本人。”这次会见，双方都很满意，所以学生们都来车站送行。

对伯父我了解得不多，文中不确切的地方，请知情者指正。

取义成仁 尽忠报国

——张自忠将军殉国经过

张自忠，字荩忱，山东省临清县人，平生戎马天涯，是一位爱国民族英雄。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为抵御外辱，竭力抗日，阵亡在宜城境内的杏儿山下，时年四十九岁。为了缅怀张将军的英灵，宜城人民于次年是日从百里之遙采得上青石板九十六块，凿砌“张上将自忠殉国处”纪念亭于长山之巅，肃然屹立于今。

中国人民为了表彰抗日将领为国捐躯的历史功勋，民政部于一九八二年奉命追认张自忠上将为革命烈士。发扬爱国精神，效法英雄楷模，保卫、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中华民族后裔的神圣天职。因之，将张将军光荣殉国的始末搜

集整理如后，以供后人效法。

一九三七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了侵华战争，一九三九年我半壁河山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国家民族遭殃，人民生命涂炭。一九四〇年，占领武汉的日军为解除平汉路西侧威胁，给发动宜昌战役打开通路，于四月底集结兵力，分三路向鄂西北进犯，鄂西北地区有沦陷危险，局势十分严重。

五月一日，驻防在荆(州)襄(阳)一线的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酌其时军情，于司令部(今钟祥胡集镇)亲笔谕告所部将领：“看最近之情形，敌人或要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亡决心，海不清，

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表达了张将军抗战必胜的信念和誓死保国的决心。

五月初，战斗在襄（阳）花（园）一线展开。五月三日敌突破防线，向西北进发。出桐柏山后，发现第五战区在襄阳以东地带设下了口袋阵，其势不利，忙兵分三路后撤。

张自忠将军接到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令其派兵参战的命令后，于五月七日亲率三团兵力东渡汉水，设临时总部于方家集（襄阳县境）。上级虽然没有命张将军亲自参战，但张将军每遇紧要战斗总是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

五月八日，张将军的部队在新街、方家集一带与企图沿大洪山西侧经钟祥撤回汉口的一股日军相遇，即引截击，追敌后退。十日受命向枣阳南下之敌进攻。十三日进至枣南，侧袭一股南逃日军，所获甚多。是日，又奉命向西

进击。十四日拂晓，在方家集一带截住了企图沿大洪山西侧南逃的千余日军，一场殊死战斗就此展开。

日军去路被截，遂行疯狂反扑，张将军也令特务营参加战斗。此时，南逃的日军全部折回，包围临时总部；张将军也令队给敌以反包围。敌人冲杀十数次，仍不能逃脱。十五日，集结在钟祥的日军北上增援，情况紧急，倘若此时，张将军将部队西移过河或东进大洪山都可避免最大牺牲。但是，这会给敌人让开一个缺口，使被围困的敌人有一条逃路，阻击了多时的战果将功亏一篑；只要能坚持一、两天时日，配合兄弟部队消灭这一路日军的大功则可告成。为此，又调七十四师工兵营投入战斗，令七十四师集中兵力东渡襄河给敌人以侧面袭击。

十五日，战斗了一天，战场的中心移至宜城境内杏山一带。

十六日拂晓敌万余援军赶到，向张将军所部发动猛烈炮火轰击，并且形成了战地包围。在这种强弱势殊的情况下张将军仍督战不息，自晨至午，疾呼督战，喉音嘶哑，左臂负伤，将士也伤亡甚重。下午二时，张将军腰部负伤，倒在地上，还不断督励士众，直浴血奋战到四时，又身负五伤，仆地不起。就这样，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生存，保卫祖国的锦绣河山，张将军把一腔热血抛洒在宜城境内的杏儿山下，英勇献身，壮烈殉国。

张自忠将军殉国以后，全中国人民对他寄予了无限的哀思。延安、重庆及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为张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共中央及领导人对张将军的死作出了高度评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志分别题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以致悼念。

“千秋功罪，自有人民评说”。时至今日，人民称颂张将军为民族英雄，政府追认张将军为革命烈士。他的卓著功勋人民永不会忘记，他的献身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转自《宣城文史资料》第一期）

张自忠将军的家世

修东海 潘耀曾

张自忠将军系山东省临清市唐园村人。其家族早在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县奉诏迁至临清，落籍于城南土桥村。张将军的高祖张大城，复有土桥村至唐园村定居。曾祖父张国瑞为生员，曾祖母单氏。祖父张春林未进学，与祖母柳氏为人好善乐施，勤俭持家，家道日益殷富，成为乡里望族。

张将军的父亲张树桂，字冬荣，生于清朝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初十日（公元一八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年长，即以太学生报捐，任江苏省海州青口巡检三年，升江苏赣榆县知县，清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元一九〇六年四月十六日）患脑溢血病逝于任所，终年五十

心作鬼藏

八岁。元配范夫人生有一子，名自修。范夫人歿，继弦冯氏夫人，临清县冯圈人，生有四子一自清、自严、自忠、自明；二女——长女适蒲林村杨姓，次女适段屯村殷姓。冯夫人因张将军的父亲病逝，遂携子女由赣榆县奉柩回临清。自后居家主持家务，教育子女。一九二七年二月病逝于临清县城张府，终年七十九岁。

张自忠将军于一九〇七年与临清县教场村、清朝咨议局议员李化南的女儿李敏慧结婚，李夫人于一九四〇年病逝于上海，生二子一女。长子廉珍生于一九一〇年，解放后曾为上海市某区政协委员，一九六八年病故于上海，终年五十八岁。次子廉静生于一九一七年，一九三四年病故于临清。女廉云，生于一九二三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现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临清县战委会的建立及活动

王笑一

—

临清党的情况，据我了解。三七年春天徐运北同志在临清发展的颜竹林、李葵元、黑若仙为党员。我是在我的家乡加入的党组织。我的家乡中候村（临清北十八村、今属威县）当时属临清十区。区公所所在地就是中候村。因为从行政上都是一个县，我就到临清这边来了。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华北，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各地。三六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胜利，促进了全国抗日斗争进一步高涨。我和竹林、葵

元是同学，比较熟悉，经常在一块，在临清办了个刊物，宣传抗日主张。那时准备打游击，从上海买了一些游击战的小说，小本本，还有鲁迅的书、读书生活、世界知识。我们订了一些书刊，武装自己的头脑，长知识。“七七事变”前我们就有个考虑，怎么把临清的知识分子武装起来，组织起来，组织游击队。当时热情很高，没经验，想的不现实。“七七事变”前，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些准备工作。

二

“七七事变”后，敌人还没进临清，那时上了大水，临西一片汪洋，地里只露着高粱穗。这时我坐船经清河回到老家。我们分别回到自己的家乡拉游击队，准备武装斗争。回去后我和柴宝忠把村的武装、区的武装掌握起来了。颜竹林他们也搞，没搞成功。

开始建立战委会是三七年底三八年初，八路军到冀南以后才开始筹建。陈再道、宋任穷带东进纵队到了南宫苏村一带。听到八路军来了，我就到苏村去了。见到了陈再道、李菁玉（当时叫陈菁玉），就说如何开展地方工作，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建立群众抗战组织。随后我们建立了战时战地委员会。它名义上不是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半军事、半政府、半群众的组织。那时讲统一战线，如果我们自己建立政府，就会与国民党有摩擦。战委会也发动群众，也搞武装斗争，里面分很多的部，除奸部、武装部、群众动员部、宣传部、组织部。开始是十区战委会的名字，还不是临清县的名字。临清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听说八路军在南宫，有的就到我那个地方去了，颜竹林呀，郭少英呀，有的就到南宫学习。那时八路军已经进南宫城，南宫有个训练班，学习党的统一战

线政策，宣传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战的主张。有的同志到我那之后就去了，以后回来就在那里活动。各区的同志都有，临西五六七八九区，河东一二三四区。因为很多同志到那里活动，于是我们把战委会扩大了，很快就把十区战委会改成临清县战委会（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临清县总动员委员会）。我们印了一些宣传品，都发到各区去。有些同志回去建立区战委会，发动群众。这一段的活动就是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组织战委会。这是一个阶段。

三

三八年四、五月份鬼子从临清走了，陈再道带着东进纵队进临清，司令部设在河西。几个土匪司令吉占鳌、冯二皮、吴连杰都在河东。临清县战委会也就从乡下移到城里。在鳌头矶挂上了战委会的牌子。记得进城时。我带

着一部分武装，有几十条枪，戴着自己做的八路符号，是用墨水划的。夜行军，一夜走到临清。天明后扛着枪在大寺街一走，临清就很震动。群众说八路军来了，很鼓舞群众情绪。当时城里什么组织也没有了，国民党政府也没有了，战委会就是新的完全抗战的一个机构。很多知识分子、青年抗战心切，纷纷跑到战委会要求工作。于是战委会很快建立了商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回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并办起了《力报》。各区战委会也陆续建立健全起来，开始活动。临清战委会主任是我，副主任开始是王福青，后来牺牲了，以后就是姜子臣。在战委会负责的同志也是县委的领导同志，有颜竹林、郭少英、柴宝忠、刘刚峯、沈岳书、沈廷柱、沈灿文、肖平，人数很多。

战委会进城不久，国民党在临清建立了县

政府。滕梅五是县长。国民党与我们对立，搞摩擦，不供给我们给养。幸亏商会给给我们供给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竭力与我们闹摩擦，他建立了动委会。实际上他动委会并不发动群众抗日，他要搞官僚机构。他看着我们做的工作很活跃，就想把战委会纳入他的范畴。他说：政府应有统一法令，应建动委会，战委会不合法。他在临清搞了一个四专区的动委会，张雪山的主任。我们这些人也与张雪山熟，但经常闹摩擦，经常谈判、辩论，也没什么结果。以后又说选举，我们答应战委会的名称可改为动委会，但领导人让群众选举产生。后来就有群众团体、群众代表选举，一选举，全是我们的人当选了。国民党那些人都落选了。这一下子他们就失败了，但他们不甘心，又不认帐了，不承认选举合法。我们看光这样不行，就采取了一个办法，一面留上层几个同

志应酬谈判，一面把力量重点放到各区去，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武装，搞基础工作。这样一直到第二次日本进城。那时县长兼动委会主任，下面有些机构。我们的同志也参加进去，搞统一战线。战、动合并成动委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吃饭的机构了，不干什么事。这样时间不长，日本就又进城了，我们就又出去到了农村，搞武装斗争。

四

三八年底三九年初，我们从临清撤出时有个队伍。那时从我老家那里拉的一部分队伍，另外从茌平、夏津拉了一批队伍。到了敌人要进城时，鲁西北特委书记张承先同志根据上级指示，要带着这个队伍到大峯山去，到泰西去。因那时平原游击战能不能坚持，还没结论。山区好坚持。我们从临西撤出走到冠县。我那时

长齐富，不能走了。当时张承先同志说，你留下，不要去大峯山了，你回临清当县委书记去。在这种特殊条件下，让我回临清当县委书记。敌人占城后，我就在临西那一块经常跑。以原来的战委会为基础组织了“临西武装工作团”。因我们在各区有基础了，这里拉十来枪，那里拉八条枪，很快就成立了游击队——卫河支队。开始是于笑虹负责，他是三九年春筑先纵队调过来的。三九年麦前我调这个部队当政委。那时部队有一、二百人。就在临西活动。我们有计划地消灭土匪。一次把土匪头子李胡子杀掉了。在临西震动比较大。以后在吕寨消灭了国民党特务二旅几百人。因崔绍武是吕寨人，对敌人的内部情况是清楚的。夜里我们打进去，很快就把他们消灭了。后来，我们在临西又解决了一些地主民团武装，比如杜衡绪、杨安林。我们一接触他，就老老实实地过

来了。鬼子扫荡时我们配合771团打仗。以后又和警修林的队伍、沈兰斋的队伍合在一起。这时有一千多人。三九年八、九月份以后，卫河支队被编到先遣纵队一团。这时我调出，到鲁西北行政委员会工作。卫河支队变成了先遣一团，于笑虹同志当团长。以后又变成八旅。于笑虹一直在这个部队里。

五

临清党的组织情况是，三八年战委会进城后，开始是工委，成员有颜竹林、郭少英和我三人。后来又成立了县委，叫中心县委，包括清平、夏津。实际上主要在临清。进城后，党有一个大发展。随着抗日高潮的到来，在青救会、妇救会、商救会各个组织里慢慢发展党员。三八年有一个红五月，发展党员比较多。当时的革命青年，在各救亡团体里的也好，在

战委会里的也好，一大批被发展为党员，为建立党的组织打下了基础。“七七事变”前临清党员不多，事变后有了公开的党的组织以后，才有计划地在区里各团体里建立党的组织。党员的具体数字我没印象了，上百人是有的。

县委书记这个职务在我之前是颢竹林、郭少英担任。我们没撤出时就是郭少英。我到部队以后就换了丁一然。

1983·6·24于北京

（根据录音整理）

（转自《临西文史资料》1983年第6期）

丁浩川同志在临清

王 瑞 征

战前的临清已是鲁西北水陆重镇，又是韩复榘所设山东省第四区行政专员公署驻地，文化比较发达，有省立十一中和六县联立乡村师范两处中等学校。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两校即不断发生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旋即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镇压下去。可是不久“一二·九”学生运动高潮又迅速波及到临清，一九三六年二月，仅在教师和学生中间即订购《大众生活》一百二十多份，该刊当时站在运动前列，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国民党山东省党部随派特务到临清邮局检查，查出刊物或通知信，

即按名抓人，抓去教师、学生七八人。从此有的人消沉下去，国民党更趁机加强了学校中的法西斯统治，这以后我县便处于国民党严密的文化封锁之中。

二

正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而临清的救亡运动又受到压制的时候，丁浩川同志到临清来了。他是山东省民教辅导区（驻临清）的干事，听说他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即领导团员参加保定二师学潮。他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斗争经验，而又平易近人，善于联系群众。一九三六年盛夏到临清后，不久他就结识了西南关小学的进步教师李莘元、颜竹林、黑若仙、姜冠三、刘慧溪，武训小学的王瑞征，随后通过李莘元和临清十区杨长屯小学的王笑一、柴保忠也取得了联系。浩川同志还向我们

介绍了辅导区其他人员的思想情况，以后我们和辅导区的联系，多由浩川代转。

辅导区主任是朱启贤，干事有戴自俺、祁智贤等，他们也都是积极主张或同情抗日救亡的进步分子。因此浩川同志的工作进行的比较顺利，以辅导区的名义争取宣传抗日救亡的权利是名正言顺的，不久就把原白县民教馆主办的《临清日报》接过来，丁浩川同志任主编。

三

接办《临清日报》的事谈妥后，浩川就在西南关小学李葵元屋里召集该校上述几位同志和武训小学的王瑞征。十一中学生于寿增（后成叛徒）开会。浩川首先作了动员，他谈到要办好宣传抗日救亡的报纸，主要是办好副刊；要办好副刊，必须依靠当地同志的努力，才好进一步发动群众，团结广大知识分子。随后经大家

讨论，确定出四种副刊：《乡村教师》，浩川兼任编辑，因他为小学教师训练班上课便于征稿。《妇女》由黑若仙、刘慧溪负责。《老百姓》由李葵元、王瑞征负责。《试步》由于寿增负责，在学生界征稿。几个副刊随《临清日报》从三六年秋，一直出版到三七年九月。《妇女》副刊曾和上海《妇女生活》主编沈茲九先生联系，受到鼓励。《老百姓》则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问题等进行讨论。

四

《临清日报》在白色恐怖下宣传抗日救亡，之所以能出版这么久，这是因为有以辅导区机关的名义作掩护；更主要的是靠浩川同志斗争艺术的灵活运用：他常采用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斗争，既完成了当时的主要宣传任务，又可不露锋芒，使报纸顺利地出版下

去。如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对事变的起因、真相与和平解决的真正原因讳莫如深，封锁消息；並炮制出《西安半月记》，鼓吹蒋介石的精神感召。广大羣众被蒙在鼓里。为弄清“西安事变”的真相，于是浩川同志毅然冒着再次被捕的风险重返北平，并带回三本书：《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是我党的文件汇编，其第一篇是《八·一宣言》；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有一本是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长篇通迅集《中国的战歌》，翔实地记述了“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这三本书对于正确认识全国革命形势，弄清事变真相，揭露国民党的谎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这些资料还不能在报纸上透露，就只在教师中间传阅。黑若仙同志就是为传阅《中国的战歌》，才受到国民党校长的警告的。

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堂邑县柳林镇武训小

学以教书为掩护的中共鲁西特委组织部长徐运北同志到临清来，肯定了临清的工作，发展颜竹林、李葵元、黑若仙三同志入党，并建立了中共临清临时特支。运北同志也和浩川同志见了面谈了话。可能由于浩川同志过去的组织关系在河北省，山东的党组织还了解不清楚，所以暂时还保持统战关系。但因过去浩川一直在宣传战线上并肩战斗，他仍受到同志们的无比信任，特支成员仍以协助浩川同志办好《临清日报》，作为主要工作。此时日寇进逼愈急，形势愈紧，浩川同志则更显出其公开斗争的才能。他负责的第一版，材料来源是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的广播，那些电讯是定型的，可是由于报纸排版形式和剪裁取舍不同，特别是标题的倾向性，就产生出不同的效果。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电台发表了蒋介石的庐山讲话，浩川同志马上用醒目的大字通栏标题，报道了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的消息，不料却激怒了专横跋扈，愚昧无知的临清“土皇帝”赵仁泉，他马上亲自打电话向报社问罪，大发雷霆：“你们是咋搞的，今天报上登的那是啥呀！”浩川同志回答：“专员先生，你昨天没听中央电台的广播吗？还是头条新闻呢？”只听喀嚓耳机一响，没声了。

自“七七事变”以后，浩川同志除配合特支继续坚持《临清日报》的正常出版外，还不断以辅导区名义召开全县知识分子座谈会，后又和李葵元、颜竹林等一起到农村（朱庄、大辛庄、颜朱楼一带）组织游击队，从文化斗争又投入到军事斗争的行列之中。

五

浩川同志在临清的日子里，言传身教处处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学习刻苦，精力过人，

为了宣传共产主义，进行民族解放事业，日以继夜地工作：夜间编报纸，白天写《政治常识》课本，给小学教师训练班上课。《政治常识》出版后，又翻译了一本日文理论书，同时他还是北平《教育短波》和《小学生短波》的特约撰稿人，不断为之写稿。这两个小刊物对临清青少年也是颇有影响的。

《政治常识》是浩川同志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它以通俗流利的语言，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必将胜利的前途。

三七年冬，中共冀南特委派王法武同志来临清接丁浩川同志的组织关系，因雨未遇。根据其他资料推断，浩川此时已和李黎元同志一起走上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征程了。

附 丁浩川同志生平简介

丁浩川同志，河北省完县人。一九二五年在保定二师加入共青团，任共青团保定特支书记。一九二八年，因参加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被开除。一九三三年，他在北平因参加“左联”活动被捕，一九三六年出狱后，即来临清，任山东第三民教辅导区干事，做了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工作，“七七”事变后，又配合中共临清特支积极动员群众，组织游击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山西临汾任“民先”总队部宣传部长。一九三八年六月入党。同年秋去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延安《解放日报》通迅部长，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副院长，解放后，先后任北师大总支书记、教务长。一九五五年调任东北师大副校长，代理校长。一九六一年去世，年仅五十三岁。

卫东抗日斗争的一面旗帜——杨二庄

汪桂章 汪富州 苏中仁 口述

赵 浦 汪秀章 卢 敏 整理

在今临清市路庄乡杨二庄，有四十名当年为抗击日本侵略军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烈士，他们已在这片洒满鲜血的土地上长眠了四十三个春秋。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村的民兵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曾先后同日伪杂顽作战十余次，打死打伤日寇数十人、伪军六十余人，并活捉伪中队长肖竹亭以下伪军官兵百余人，在原卫东地区抗日斗争史上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篇。为了激励后人学习他们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为祖国和家乡的建设多作贡献，我们特把英烈们前赴后继，英勇杀敌的事迹追记下

来，载入史册，同时作为对烈士们深切的怀念。

一、建立党组织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一声炮响，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在这民族危亡之秋，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却不战而退，地方上的大小官员大量搜刮民财纷纷南逃。日本侵略军很快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杨二庄一带也是日伪猖獗，顽杂横行，土匪四起，民不聊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我党所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徐向前副师长的率领下东进抗日，于一九三八年春屯兵在南宫、临清一带，其三八六旅（旅长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六八八团的一个营当时就住在杨二庄。这是这一带老百姓第一次见到共产党领导

的队伍，这支队伍纪律严明，公买公卖，对老百姓非常爱护，给房东扫院子排水，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完全与群众打成一片，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戴，群众开始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随着六八八团过来的还有一个武装工作团，在汪洪同志领导下作党的宣传工作。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杨二庄就有张奇峯、张干卿、常朝贤、王家祥、陈道成、汪波青、王家其、汪增岳等十几名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杨二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支书常朝贤），接受区委书记刘作康同志的直接领导。当时党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散发传单，发动和组织群众团结起来抗击日军的侵略和伪军的骚扰。

二、夺取乡村政权 组建人民武装

一九三八年春杨二庄虽然建立了党组织，但乡村政权和民兵武装还掌握在坏人手里，对

于开辟卫东很不利。要想使卫东根据地很快建立起来，必须首先夺取乡村政权，抓住民兵武装。根据上级党委指示，村支部除去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外，主要是先夺取乡村政权。当时的乡长是枣科村的汪墨连，这个人能说会道，就是不和共产党一心，对敌人很忠实，对我们应付付。要想夺取村政权首先必须夺取乡政权，这是夺取村政权的基础。经过一段工作，推倒了伪乡长，由共产党员张奇峯担任了杨二庄乡的乡长。然后发动群众和伪村长张秀方算账，反他的贪污，又把村政权夺了过来，换上了共产党员汪何州任杨二庄的村长。接着又夺了民兵队长的权，将民兵队长换上了共产党员王家祥。正当乡村政权和民兵武装的权全部拿到手，工作开展顺手时，一九三九年秋，伪顽头子肖健九的骑兵二十多人带着机枪忽然冲进

杨二庄，进村后直接进了乡长张奇峯的家，扬言要把张奇峯抓住带走。因在张家没堵住，随即又到袁科亲戚汪金朝家去找又扑了空。敌人的这一行动不仅没达到破坏杨二庄抗日工作的目的，反而更增强了党和群众对敌斗争信心，为开辟卫东打下了基础。

三、开辟卫东

一九四二年春，由于这一带党组织活跃，乡村政权和民兵武装大部分村庄为共产党员所掌握，建立卫东根据地的条件日趋成熟。为开辟卫东，冀南四分区相继派遣了以詹以珠、左耀宗为首的游击武工队和以夏全亮（夏碧波）、王进前为首的新东进支队七七一团以及由刘殿臣、解方率领的临南大队（后改称为卫东县大队）开赴杨二庄一带。是年十二月成立了卫东工委和卫东办事处，工委书记兼东进支队政委

刘殿臣，办事处主任解方，所辖区域为卫河以东，临清以南的原临清县的一、二、三、四区和原馆陶县的二、三区等，活动的中心地带为现在的泮庄、路庄一带。在卫东工委和卫东办事处的领导下，各区先后成立了区政府、区武委会、联防团，各村先后成立了民兵武装，儿童团、妇救会、农会也同时发展起来。当时解放区的工作开展得热火朝天，日伪军不打来了，杂牌军跑远了，土匪也不敢轻易进村抢劫了，农民开始过着安生的日子。

四、针锋相对

由于解放区日益扩大和巩固，各村都呈现出抗日的气氛，驻馆陶县城的日寇和汉奸司令王来贤，还有驻万庄的济南治安军头目土方，对卫东解放区的举动恨之入骨，一心想扑灭这一带的抗日火焰，摧毁卫东抗日根据地，消灭八路军，恢复他们的血腥统治。因而他们纠集了几

个县的鬼子和伪军约一、两千人，于一九四三年农历二月十三日从四面八方向我卫东一区合围而来。由于我党事先就掌握了这一情况，为了避免重大损失，保存实力，部队和联防团提前转移了。日本鬼子就趁这个机会，在离杨二庄四里远的万庄安了据点，里边住着一个小队鬼子，两个中队伪军，两个中队治安军，总计约六百余。同时在离杨二庄六里远的杏园也修了一个炮楼，宋维俭任伪中队长。敌人安下据点和炮楼后，又从杏园炮楼至万庄据点修了一条二十米宽的大马路，马路两旁二里地以内不准种高粱，怕行军时遭到八路军的伏击。敌人安下据点后，经常出来到解放区烧杀抢掠，气焰非常嚣张。敌人出发一面抢东西，一面抓人修炮楼，闹得鸡犬不宁。这时上级党要求各村拿起武器，保卫解放区，开展游击战。杨二庄党支部根据上级指示，分析了对敌斗争

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一致认为对敌斗争有利条件很多：有上级党正确的领导，有可靠的群众基础，有几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还有武装起来的三、四十个民兵和坚强的党支部；不利因素就是离敌人太近。杨二庄当时是卫东解放区的北大门，如果这个村能抵抗住敌人不交纳给养，就能保住南边十几个村子不受危害。村党支部在党支部书记汪何州的带领下，决定对敌人不交一粒粮、一分钱，不出一个民伕。

这样以来，杨二庄就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打不开杨二庄他们就休想向南迈进一步。由于杨二庄的责任重大，村党支部多次召开村民大会，一面向群众宣布决定从农历三月二十日起不再向敌人拿给养，坚决抗到底；一面向群众讲清敌人一定不会善罢干休，我们不能等着挨打，就得跟敌人拼，没有武器不行，确定每四十亩地买一支枪，三十亩地的两户买一

支，加上原有的，十几天时间就筹集了三十多支大枪。这样以来，使万庄据点和杏园炮楼的敌人火冒三丈，认为杨二庄胆大包天，离据点这么近竟敢拿起枪来对抗，杨言要在三五天内打开杨二庄，杀个鸡犬不留。杨二庄党支部也分析了敌人的情况，认为单凭万庄据点的敌人是打不开杨二庄的，主要是防止他们趁日寇扫荡时偷袭。杨二庄当时把民兵和青壮年群众都组织起来，白天分班站岗放哨，晚上打更巡逻，针锋相对，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迎击敌人。然而敌人对杨二庄开始有错误地估计，认为一吹攻击号，打一阵子枪就得把民兵吓跑，采用了白天进攻杨二庄的举动。

五、首战告捷

一九四三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左右，万庄据点的治安军和伪军四百多人吹着攻

击号，从杨二庄的东北方向扇面形的包围而来。杨二庄的民兵在队长王家祥的指挥下沉着应战，不准空放一枪，看不准敌人不打枪，打的敌人离村四、五百米远的地方就伏在坟头上一动也不敢动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人已看透硬打是不行了，不得不夹着尾巴滚回去了。这次战斗，敌人死伤十几个，杨二庄民兵汪仙州、汪澍州也牺牲在寨墙上。经过这次战斗，绝大部分民兵和党员认为这一仗大大刹了敌人的威风，因而斗争的气焰更加高涨；也有的认为，这下子惹下了塌天大祸，以后不打也不行了，只有继续打下去才有活路一条。为了随时迎击来犯之敌，党支部动员群众没买到枪的限七天内把枪买进来，每支枪要备齐一百发子弹，并要求凡是青壮年每人都备一条杆子枪或铁锨，敌人来时都不能空手上寨墙。不几天时间筹到四十多支枪和数百发子弹。万庄据点

的敌人打一枪报两枪，打的少报的多，杨二庄透过关系邢亭怀也把伪军节省的子弹买了来。村里民兵天天练习描准，并对哪几个民兵把守哪个寨门，负责那一段寨墙都作了周密的布置。为了更有利的打击敌人，民兵在寨墙底半部挖了数百个枪眼，准备同敌人战斗时用。杨二庄的首战告捷轰动了整个卫东县，县政府及武委会都表扬杨二庄民兵的作战精神，号召各村民兵都要学习杨二庄英勇杀敌的榜样。同时也惊动了临清和馆陶两个县城的日伪军。经过这次战斗，不仅提高了杨二庄民兵的战斗力，也带动了整个卫东一区的民兵组织，连离万庄据点一里多远的田庙村也将民兵组织起来，拿起武器跟伪军拼了。敌人进攻杨二庄的这一举动，原想举手可得拿下杨二庄，万万没想到解放区扩大了，内部更加巩固提高了，抗日气氛更浓了。

六、重大胜利

伪军对杨二庄第一次进攻失败以后，仍不甘心，就伪装成万庄的农民，假装在地里干活，伺机抓走杨二庄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四三年农历四月十八日早晨，在地里抓走了汪迎洲、汪玉明二人，想依此要挟杨二庄出粮、出钱、出佚，对抓去的人狗咬吊打，不给饭吃。杨二庄并没因此屈服，而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农民在去地里干活以前，先派几个民兵前去侦察，没有敌人，群众再到地里干活；民兵在暗中看守，你抓我的人，我也抓你的人。农历四月二十日上午，民兵在地里抓住了一个伪军刘之皋，交给联防团看管，经过十几天的教育，这个人回去后对我们工作人员还作了掩护。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敢出来假装农民抓人了。于是敌人又生出一办法，在农历四月二十八日

天不明时，伪装成鬼子从杨二庄的西面和西北面攻来，他们学着鬼子的嚎叫声，响的又是日本歪把机枪声音，看来的方向，枪的声音和进攻的时间，都很像鬼子的大扫荡。这时民兵团长王家祥、党支部书汪何州、联防团长汪秀章、党员刘登领、汪明州等在西北门西边寨墙上共同商量了一下，决定不管是鬼子还是万庄据点的伪军都要打，叫刘登领快到东南门不要放群众乱走，防止村里乱了。汪明州看见西北地里有几个黄色的影子，便开枪射击，一枪打起一个，连发五枪，五个伪军都从坟头后边跑了。这时联防团的三十多个人都来到西北门的西面，其它村也赶来支援。王家祥在寨墙上高喊：“不要打空枪，看不见不要乱打！”这时天已微明，民兵已看清是万庄据点的伪军假扮鬼子了。把守西南门的民兵张秀岩，看见在不远的地方有一挺机枪，不断地向村里射击，他描

准机枪射手，一枪打翻在地，第二个射手刚上去，又被他一枪打死，吓的再也没人敢上来了。群众在寨墙上拍手叫好助威。这时东进支队正在彭店住着，听到枪声跑步前进，在杨二庄西南向敌人打了一梭子机枪。敌人一听是我们的正规军到了，况且天已大亮，便慌了手脚，各顾各的向西北杏园炮楼方向乱跑。杨二庄民兵趁机赶出村外，和部队一起追击敌人。这一仗打了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敌人死伤四十多人，而杨二庄仅民兵队长王家祥胳膊负了轻伤。。敌人连遭失败，再也不象过去那样嚣张了，白天黑夜都不敢出来了，整个据点就靠孙寨、杏园等几个村供应吃喝了，经常吃不上饭吃，士气大大低落。据点里也传开了杨二庄有几十个神枪手，百发百中，伪军之间发誓说：“谁若心孬，出门就碰上杨二庄的民兵”。

七、主动出击

由于连打两次胜仗，杨二庄民兵的斗志更加旺盛，三天听不到枪响就觉得别扭。过去敌人愿什么时候来打我们，就什么时候来，现在他们不敢来了，民兵主动找他们打。联防团和杨二庄抽调了几个精干民兵神枪手，不断到万庄炮楼西边破窑里放枪打击敌人。一开始缺乏经验，第一次打时有汪秀章、徐长春、泮文佩等三人，都是联防团的人，杨二庄民兵放在田庙的窑上，等到天明看见敌人，瞄准打了两枪。枪声一响，万庄西门炮楼上敌人的机枪步枪一齐向民兵射来，泮文佩的左手大拇指被打掉。正在危急时刻，杨二庄的二、三十个民兵赶到。敌人见到援兵到了，都不敢把身子伸到外边来。枪声稍停，汪秀章等三人趁机退了下来。这次不仅没打了敌人，反而自己伤了一

个。回村以后，总结了一下经验教训，认为这样干太冒险。第二次再打，人去的少了，离炮楼也远了，看不见不乱放枪，看准了再开枪。党员民兵孙绍武是个神枪手，将据点炮楼上的敌人打伤了两个。除采取这一行动外，晚上民兵还走到炮楼前对敌人喊话，作政治宣传，逼使伪军老老实实的呆在炮楼里，白天连头也不敢露了。

八、揭穿敌人新阴谋

正当革命形势大好，群众对敌斗争情绪高涨的时候，敌人又施展了一个新的阴谋。馆陶县城的伪军司令王来贤向鬼子献计说：“卫东一区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老百姓反对我们的一天比一天多，原因是从济南来的汪精卫的治安军横行霸道，伤害了群众，所以群众起来反对我们，若不是治安军在万庄、杨二庄一带作

恶多端，老百姓早就归顺大日本皇军了。”鬼子听了汉奸司令王来贤的话，于四三年古历五月二十六日的早八点左右，从馆陶城里来了二百多个鬼子兵，一进万庄据点就以皇军要检阅治安军的军纪为名，命令治安军全部集合，搭起枪架，喊了声“向后转”，“齐步走”，走了十几步以后，鬼子就把枪托起来，机枪架了十几挺，喊了声“不许动”，翻译过来讲 话 说：“你们治安军这些时不听皇军的话，胡作非为，老百姓都痛恨你们，你们是不受皇军欢迎的人，你们的枪被收了，谁不老实就打死谁，你们今天就离开这里统统回老家。”就这样解散了治安军。杨二庄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时，男女老少从内心里欢喜，认为这是为地方除了一大害。没想到这是敌人的一个新阴谋。当天下午驻万庄据点的伪区长栾学芹下了通知，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八点在万庄 区公所召开各村

村长会议，有要事相商。杨二庄党支部派共产党员汪富州以村长的名义去万庄参加会议。十点左右，大部分村的代表都到了。伪区长柰学芹假惺惺地说：“过去咱们不和，主要是土方的治安军造成的。治安军在各村的所作为我已经向皇军报告了，日本人都看着他们孬，将他们解散了，今后一切事有区公所当家了，凡是万庄的兄弟们到各村去，任何人不准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如有违者一定严办。各村也要筹集粮款供给万庄兄弟们。前些时土方部队抓的杨二庄的两个人昨天已放回去了。大家可能担心八路军不让你们与我合作，这好办，他办他的公，我办我的公，两面都得支应一下。”这天中午伪区公所还管了酒饭，柰学芹还给大家敬烟敬酒。下午散会后，南边几个村的村干部都说这次看杨二庄的，只要杨二庄不出粮出佚，这几个村也跟着办。晚上杨二庄召开了党

支部会，听取了党员汪富州的汇报，大部分人认为这是敌人的圈套，决不能上这个当；也有人认为这样可以过几天安生日子啦。在羣众中，一些富裕戶如汪福林公开煽动羣众说，据点要的总比抢的少，不再担惊害怕。村党支部将这一情况向区委作了汇报，区委书记高柳成说：“我们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要听敌人那一套，他们都是和日本人一心想消灭共产党的，你们先回去，我派人去杨二庄开羣众会讲清这个道理。”第二天，区长王元同志来杨二庄召开了羣众大会，揭穿了敌人的阴谋，并且点了汪福林的名，说他煽动羣众资敌，破坏抗日工作，如不改变，就按汉奸论处。这样以来，又树起羣众的革命正气，一致表示不听敌人那一套，还是继续同敌人作斗争。由于杨二庄不供应敌人给养，其它村也照办了。敌人狂费了心机，新的阴谋又破

产了。

九、浴血奋战

一九四三年农历八月初四的晚上，卫东一区区长王元同志派人给联防团送来了情报，说八月初五有十三县的鬼子约二千多人来卫东一区的西半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要求所有部队和工作人员今晚赶快转移，各村民兵也不要硬顶硬抗，以便保存实力。区联防团接到通知后，当即通知杨二庄支书汪何州、队长汪希章、班长刘登奎、汪仙州、刘登领在张奇峯南屋开会，商量怎么办。联防团按上级通知决定转移，村里干部拿不定主意，不愿转移，转移了耽心万庄伪军趁机进村抓人。商量的结果是看情况，如是鬼子扫荡就走，如是伪军就打。八月初五早晨，二千多日本鬼子和伪军从四面八方象疯狗一样吼叫着扑向杨二庄，机枪，步

枪顿时大作，响成一片。这时民兵听枪声已觉察到是鬼子的大扫荡，打开东门准备向沙河转移。刚出东门就遇上田庙村的刘汝江，他说：

“你们往哪里走，到处都是皇协军，俺村民兵没种，一听见枪声都跑了。”杨二庄民兵听到这个情况后，就决定回村死守，按原来的布置将民兵散开各就各位，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民兵刘登奎是个神枪手，他和另几个民兵把守西南门。一直打到下午三点多钟时，民兵的子弹快打光了，西南门外日军的大炮才架上，对准西南门连发数炮，把西南门打塌了。民兵从寨墙上往下退，再想往外冲已经来不及了，鬼子的骑兵排成纵队齐头向西南门冲来，民兵集合到北门，鬼子的机枪从南面打了过来，民兵不得不打开北门往外冲。谁知在北门外松林里鬼子架着两挺重机枪，密集的子弹向我冲出去的民兵一阵猛射，顷刻就有二十多个民兵中弹身

亡，没有跑出去的民兵就和鬼子拼了起来，终因敌众我寡，又叫鬼子用刺刀挑死了多人，无辜的同胞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寨墙里外，到处是被打死打伤的民兵和群众，惨状不忍目睹。民兵张秀堂被鬼子刺了十几刺刀，他用双手把鬼子的刺刀夺过来扔出去，结果敌人也未将他刺死，直到现在张秀堂浑身都是刺刀的伤痕，群众送号叫“花九”。党员汪金荣、汪桂章跑出北门外身负重伤，躲在民兵的死尸底下才幸免一死。鬼子打进村仅半个小时左右，因怕遭到八路军的伏击慌忙退却到艾寨去了。鬼子兵退走以后，幸存下来的人们回到村里，在血泊中寻找辨认被害的亲人，有的民兵受伤后倒在谷地里不能动，家里两三天才找到人。日本法西斯强盗在杨二庄的这次大屠杀，杀死我民兵群众三十七人，三八年老党员张干卿同志也壮烈牺牲了，同时有八人受了重伤，还

有好几户因牺牲而绝了后的。这一仗鬼子到底死伤多少弄不清楚，至少也有三、四十个，当天晚上鬼子住在艾寨，架起木柴，把打死的鬼子全烧了。

八月初六下午，万庄据点的伪军趁杨二庄混乱之际又趁火打劫，押着从枣科几个村抓来的一批民伕，将杨二庄北面寨墙全部推倒。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大屠杀，并没有吓倒英雄的杨二庄群众，反而激起了人民的更大反抗。八月初九，在泮彭店集上区武委会主任任仲修、联防团长汪秀章、杨二庄支书汪何州、党员刘登领开了个临时会，决定由党员汪富田为村长，对万庄的敌人先应付一下，再积聚力量继续和敌人战斗。

八月下旬的一天，为了纪念杨二庄“八·五”惨案牺牲的民兵和群众，卫东办事处主任解方在泮彭店主持召开了追悼大会，追认牺牲

的同志为烈士，当场发了抚恤金，县区政府和各村送的挽幛数十架分给烈士的家属，县区领导勉励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以杨二庄的战斗和牺牲精神为榜样，前赴后继，战斗到底。并当场把油坊村的汉奸李如堂等二人枪决，祭奠了烈士们的英灵。

十、处决汉奸张汉文

由于杨二庄对万庄据点的敌人采取应付的办法，伪区长栾学芹于四三年农历九月十四日早八点带来一百多伪军，以开会为名把群众赶到一个场院里，抓走共产党员汪富州的母亲等七十三人，押在万庄、杏园两个炮楼的最底层，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并逐个进行审问。因为很长时间杨二庄没向据点拿给养，所以伪军规定每亩地按二十斤粮食计算，拿粮来就放人，交不上就押着。不少户投亲告友变卖家

产，经过二十多天才赎回五十多人。在抓人那天，汉奸司令王来贤的大徒弟张汉文对伪军前后照应，别的户抓去了人，而他家一个也未抓，村干部就怀疑是他勾来据点伪军。当天下午，支书汪何州找到卫东工委，汇报了万庄据点来抓人的情况和张汉文的表现，工委当即就派卫东大队侦察员张善泽等把张汉文抓走了。张汉文招供这次抓人是他引来的，说村里没有八路军了，伪军才敢来抓人，后来在里官庄集上把张汉文处决了。

十一、扑不灭的火焰

一九四三年秋，我抗日军民已控制了卫东地区大部分村庄，九月，卫东工委撤消，成立中共卫东县委，县委书记刘殿臣，九月十八日，卫东县政府在前杨坟成立，县长兼武装大队长解方，副大队长郭维民，高柳成为卫东一区区

委书记。农历十月的一天，党支部书记汪何州又找到县武委会主任冯存义、区武委会主任任仲修请示如何办。县区领导大力支持，第二天就通知杨二庄民兵去卫东县政府驻地前杨坟取来三十多支枪和一部分子弹，后来本村又筹划了几百发子弹，准备和敌人再战斗下去。

杨二庄从县大队取来枪以后，党支部决定由党员刘继安任民兵队长，同时决定不再供给敌人给养，该军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打。伪军当时对杨二庄也有错误的估计，认为民兵死了很多，枪枝也都丢了，人少力量薄，经不起他们的攻击。因而在四四年农历二月十九日上午，万庄据点的一小队鬼子和一百多伪军又向杨二庄扑来。这时民兵全副武装，摆开扇面形迎头痛击敌人。敌人退到田店村占领了有利地形，向我民兵射击。这时在辛集住的游击队，在泮彭店住的联防团听到枪声一齐赶来支

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不得不退回据点去了。

四四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天还未亮，一、二千鬼子伪军又把杨二庄围了个风雨不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更大伤亡，民兵们把枪都收起来了。民兵队长刘继安带着一支短枪使着顶门火，被日军抓住叫他去汪玉山家烧水，他偷偷的把枪放到锅灶里边，烧水时一点火枪就响了。几个鬼子跑到厨房去看，他用手往屋后一指，意思是外边响的枪，把鬼子哄过去了。这一天张汉法叫鬼子打死了，党员汪希章的脚被鬼子的机枪打伤了。鬼子在杨二庄住了一夜就走了。这年的农历十月二十日，伪军临南团长高登科又在离杨二庄十里远的影庄安了据点。这样，杨二庄的东西南北都安上据点炮楼。但是，这个村的党员群众在上级党的领导，一直坚持对敌斗争，直到临清解

放。

十二、彻底解放

在全国军民的沉重打击下，日本侵略军节节败退，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八月三十一日夜，我以一万余人的兵力将临清全城包围，打响了解放临清战役。是役，共毙俘敌三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活捉吴连杰、肖子玉、郑衍绍、吴作修四名匪首。九月一日凌晨，杨二庄民兵忽然接到原区委书记高柳城的通知，说孙寨有伪军一个中队，区委书记汪志敏同志正在和他们谈判，民兵除去支前的家里有多少去多少，有枪的带枪，没枪的带铁锨。杨二庄民兵和数百名群众闻信而动，把孙寨团团包围起来，为单枪独马与伪军谈判的汪志敏书记呐喊助威，迫使敌人交了枪，并活捉伪中队长肖竹亭以下官兵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二百余

支，下午四点多钟杨二庄民兵把伪军押送到薛店。肖竹亭是伪军司令王来贤的一个中队长，罪大恶极，在群众的要求下，在万庄处决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临清解放。从此，英雄的杨二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又踊跃地投入到土改、参军、参战、支前等新的革命洪流中去。

一九八六年十月完稿

忆“英烈屯”战斗

霍贵宗 李玉刚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里，我八路军东进支队曾在临清市“英烈屯”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创立了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鲁西北一带广为流传。

“英烈屯”原名“吴寨”，抗战中后期属于卫东县二区辖内。在开辟卫东的战斗中，以夏全亮（夏碧波）为支队长，县委书记刘殿臣兼政委的我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支队，在地方抗日武装的配合下，同盘踞在卫东境内的日伪军多次作战，敌酋闻风丧胆，至一九四三年秋，我抗日军民已控制了卫东地区大部分村庄，而属于卫东二区的吴寨和三区的影庄，塔

头等地则是八路军东进支队的主要活动地带。因此，日军提出了“扫荡八路，消灭八路于华东”和“宁屈杀一百老百姓，决不漏掉一个八路军”的口号，妄图摧毁我抗日力量，达到巩固其占领区的罪恶目的。一九四四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临清、冠县、堂邑、馆陶等地的日寇和伪军约一千余人，以他们惯用的“铁壁合围”的战术，从四面向吴寨扑来，傍晚时接近村庄。由于这次敌人动用的兵力多，因而敌情发现早，村干部已有准备，在敌人未到之前，全村的青壮年携带重要物品和牲畜安全转移，村干部、区工作组和民兵也都避开敌人的锋芒，有计划地撤退了。敌人扑了空，但他们并未死心，就在吴寨住了下来。

当时正在影庄（距吴寨十公里左右）休整的八路军东进支队得悉敌人在吴寨驻扎下来后，便决定去偷袭。于是，夏碧波支队长派侦

察员去察看吳寨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侦察员走到距村一公里左右的沙窝，碰上从村里逃出来的老百姓，从他们口中得知，敌人的人数不多，且伪军占了多半，侦察员又潜伏到小吳寨（与大吳寨紧紧相连），观察了一阵，也没有发现大股的敌人（因大部分鬼子和伪军住在大吳寨），便回去报告了夏碧波支队长。

夏支队长根据侦察员的报告，随即召开了支队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参加者除夏支队长外，还有支队张耀宗参谋长、各连连长和指导员。会上，大家讨论了敌情，并分析了敌人的战斗力，一致认为他们人数不很多，且多半是伪军，战斗力一定不强，准备派两个连去偷袭，同时决定由张耀宗参谋长带一个通讯班前往。这时以骁勇著称的第七连杨连长（名字已无处查找）抢先站起来说：“这次还是我们连包了，如攻不下来，拿我是问。”其他几个连长也

纷纷要求把这一任务交给他们。夏支队长和张参谋长商议后，便决定由张参谋长带七连和通讯班前去吴寨歼敌，遂命令杨连长：“让战士们带足粮弹，快速前进，于拂晓前赶到吴寨”。战士们听说有战斗任务，便早已列队，整装待发。夏支队长在队前作了简短动员，鼓励战士们要打好这一仗。最后，夏支队长握着杨连长的手说：“我在这里听候你们的好消息。”

“放心吧，首长，攻不下来我就永不见你！”杨连长充满信心的回答。夏碧波支队长又转身握住张耀宗参谋长的手说：“老张，多保重！”张参谋长默默地点了点头，眼睛里充满着自信的光芒。

于是第七连和通讯班在张参谋长和杨连长的率领下，迅速向吴寨奔进，二十五日拂晓前到达了目的地——吴寨“霍家老坟”。战士们稍微休息了一下，再次检查了各自的枪弹。为

了缩小目标，杨连长下令将棉衣翻过来（因当时刚下过雪，大地都变成了白色的，而棉衣的背面亦是白色的）。整理完毕后，杨连长和张参谋长给各排长下达了战斗任务：第三排主攻大吴寨的西北面，第一排主攻大吴寨的东北面，第二排占领小吴寨。部署完毕，三个排从不同的方向悄悄地奔向了各自的目标。此时，天已微明。杨连长命令各排一齐出击，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第二排主攻的目标小吴寨，只有伪军一个连，不堪一击，很快就被我们拿下。由张参谋长指挥进攻大吴寨，可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也没有攻进大吴寨，原来围墙内藏着几百名鬼子兵。这时天已大亮，敌人用望远镜观察到我们的兵力不多，便试图出东门，于村后迂回包围我们。第五班的战士们在班长石泽民的指挥下，用两挺机枪封锁住东门，敌几次出击，都被我打退了，一百多名鬼子在

我机枪下丧生，终未冲出东门一步。

敌人从东门没有出去，便改出南门，分东西两路包围侧击。我们的战士早已发现敌人的企图，就又用机枪封住了南门，打得鬼子又缩回村里。这时由七连指导员靳光杰和杨连长指挥一、三排的战士，在机枪的掩护下，搭成了人梯，从北面爬上了围墙，欲与鬼子展开肉搏战。可是，我们爬上去的人少，而围墙内的鬼子很多，有的战士刚爬上围墙就被鬼子推下来；有的爬上去还未站稳脚跟，就被敌人的子弹射中。英勇的战士们在指导员的“冲杀”声中，又拼命地爬上去。这时围墙西北角古炮台上的鬼子机枪向这里扫来，靳指导员受了重伤，战士们也被机枪压得抬不起头来。勇敢机智的一排长王之合趁着烟雾，在机枪间歇的一刹那，站在一班战士梁世昌的肩膀上，向敌人的炮台仍去两枚手榴弹，在烟雾中迅速靠近机

枪口，伸手抓住已发红的枪管，硬夺了过来，又迅速地调转枪口，对着敌人扫射起来，不幸一颗流弹击中了王之合排长，英勇机智的王排长就这样牺牲了。

在北面激战的同时，敌人重新组织力量，冲破了我机枪的封锁，冲出了南门，沿村边往西向我们包围过来，敌众我寡，实在抵挡不过，靳指导员又牺牲了。张参谋长命杨连长立即组织撤退，留下三排第六班作掩护。我军主力刚撤出一线，英勇的六班战士在排长周玉强和班长张振（回民）带动下，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杀死不少敌人。年仅十七岁的小战士许国强被十几个鬼子围住，他们叽哩哇啦地要我们的小英雄投降。但是小许瞅准机会，猛地朝一个正说话的胖鬼子刺去，由于用力过猛，在刺倒鬼子的同时，许国强也摔倒了，他就地一滚抱住靠近他身边的一个鬼子的腿，把鬼子掀

翻在地，双手死死地掐住这个鬼子的脖子，别的鬼子都吓傻了，也不敢开枪，后来有一个鬼子用刺刀从背后刺中了我们的战士。终因众寡悬殊，全班战士和周排长都壮烈牺牲了。下午四点，张参谋长带队撤至离吴寨一公里左右的油坊村，整军清点，共牺牲干部、战士三十六人，伤员三十二人。傍晚日伪军怕遭我袭击，也从吴寨撤出去了。

第二天，东进支队夏碧波支队长派人运来棺材，掩埋了烈士们的尸体，每个墓前都置有木牌，写着烈士的籍贯姓名。（这三十六名烈士的名字，除上面提到的几个外，其余的全都在文革中散失。）

第三天，卫东县县长解方、组织部长李立元、东进支队夏碧波队长、区委书记刘钧、区长于斌等共同在吴寨主持召开了追悼会，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四旅七七一团的负责人也参加了

追悼会，追悼会开得很隆重；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卫东县委、区委、区抗联、村委会都向烈士们敬献花圈和挽联，会上解方同志表彰了烈士们英勇顽强的战斗事迹，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哀思，最后，解方同志郑重宣布：为了永远纪念三十六位烈士，吴寨村改名“英烈屯”。

由于这次战斗中敌人伤亡惨重，鬼子恼羞成怒，对“英烈屯”连续进行了三次报复性的袭击。

第一次是四四年农历三月初三上午，可是村里人早就得到消息，全都转移，敌人扑了个空，一无所得。

第二次是四四年农历四月初九日，鬼子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深夜朝“英烈屯”袭来，村民们被鬼子赶到场里，支着机关枪，逼问群众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谁是村干部

部，要乡亲们交出枪枝子弹，不然就统统枪毙。全村男女老幼强忍怒火，谁也不吭一声。这就气坏了鬼子中队长，他气冲冲地从人羣中拉出霍路存来，霍路存什么也不说，鬼子队长一刀砍下霍路存的头颅。接着又拉出李孟芹来，李孟芹还是什么也不说，鬼子队长又用手枪击毙了李孟芹。就这样，一连杀死五、六名羣众，敌人还是什么也没有问出来，气急败坏地命令：“开枪！”敌人的疯狂吓不倒英雄的羣众，宁肯死了也不向敌人吐露半个字，就这样，又有三十三名无辜的羣众死在了敌人的机枪下。敌人终于一无所获，灰溜溜地走了。

第三次是四四年农历九月初三日上午，鬼子伪军共有一个营的兵力，又向“英烈屯”袭来。此时，正值秋收大忙，青壮年都在地里闻讯躲避，村里只有部分老人小孩，抓走也不顶事，又怕时间长，受到我军的打击，于是，便

胡乱地抢了一些东西仓惶逃窜了。

“英烈屯”这不平凡的历史，谁也不会忘记，而且代代相传。每年的清明节，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学生都到烈士墓前，向烈士敬献花圈，发表誓言，决心继承和发扬烈士的革命精神，为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抗战期间我在临清商会经历的两件事

李耀堂口述

刘凤梧整理

临清地处冀鲁两省之界，为历代兵家爭战之地，又是“富庶甲齐郡”的工商业中心城市，素有“小天津”之称。所以抗日战争期间，日寇曾三进三出临清；国民党顽固派、伪军、杂牌队伍也多次袭占临清。我于一九三六年夏天当选为临清商会委员，三七年底至三八年任商会会长兼军事招待处主任，三九年至四四年任商会常委，四四年至四五年又任商会会长。其间耳闻目睹甚多，现仅将记忆较清的两件事叙述于下。

韩多峰来临清的始末

一九三八年五月，侵占临清的日军高桥部队和伪军高德林部队，迫于八路军胜利东进的压力，弃城向邢台撤退。陈再道率八路军东进纵队在途中予以重创后，进驻了临清卫河以西的街市。

与此同时，各杂牌部队也蜂拥而至，乘虚抢占临清城。吉占鳌部队一千余人驻扎在市区北部（天中阁至北寺街），吴连杰部队一千余人驻扎在市区南部（车营至青碗市口），冯寿彭部队二千余人驻扎在市郊古楼一带。他们把临清视为自己的私有地盘，不准八路军进驻，联名在马市街等热闹地区贴出布告，声称：临清不是八路军的防地，商会不准为八路军筹办军需，违令者格杀勿论。他们还沿卫河东岸布满了军队、修筑工事，架起机枪，伺机进攻河西。

八路军认为他们这是明目张胆地挑衅，故意破坏团结抗战的大好局面，对此绝不能忍让。因此，也沿卫河西岸安排了哨兵，随时准备还击来犯之敌。

当时的形势非常危急，卫河两岸犹如布满了干柴，一点点火星都会引起冲天大火。一旦开仗，吉、吴、冯部鸟合之众抵挡不住八路军的正义之师，必遭惨败，他们是咎由自取。但这伙土匪在溃散之时将给河东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因此，工商各界和人民群众非常恐慌。

我当时任商会会长，军事招待处主任，职责所在，不能不尽快想出对策。我马上召集商会常委会议，商量对策。参加会议的有美孚油行经理张馨远、济美酱园经理汪旭斋、同兴德茶庄副经理邱吉高、刘品高等。会上有人说：新上任的第四专署专员韩多峯是冯玉祥的部下，为人正直，负责。最后大家决定请他来调

停爭端。张馨远的财力雄厚，能承担花费，为人办事也很热情果断，我便拉他一同去清平县城请韩专员。

我们徒步走了四十多里地，到了第四专署所在地清平县城（现在的康庄）。进专署通报后，不一会儿，韩专员便走出来，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客厅。当我们说出来意时，韩专员面露难色，说：“我刚到清平三天，一切尚未就绪，不便前去。”我请求他说：“韩专员，为了临清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您辛苦一趟吧。专员去临清的一切花费，都包在我身上。”韩多峯不好再推辞，也就答应了。

我同张馨远原路返回，韩专员随后骑自行车赴临清，比我们到得还早。他先去找三股杂牌队伍中势力最大的冯寿彭，劝冯寿彭要以抗日大局为重，不要做贻害地方的蠢事。接着他又到河西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部，纵队负责人

向他保证不先开第一枪。随后，韩多峯又赶回冯寿彭的驻地，给冯写了介绍信，并给了冯二千块钱，让他到东阿去投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冯寿彭高兴地集合队伍，开往东阿去了。

看到势力较大的冯寿彭一走，吉占鳌、吳连杰也不敢寻衅闹事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战斗避免了。陈再道率东进纵队进驻城內，临清呈现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韩专员调解了这场爭端后，就要返回清平专署。我们工商各界人士都请求他留下。他便把专员公署从清平迁移到临清（驻现在的二轻工业公司）。

几天之后，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就撤销了韩多峯的职务，换上了自己的內亲胡学仁。临清的工商业者、人民羣众都很同情韩专员的遭遇，不少人心里明白，只因他促成了临清团结

抗日的局面，才受到假抗日，真反共的沈鸿烈的排挤。

我从日本宪兵队保人的经过

一九四四年冬天，临清宪兵队队长岗村对临清人民的镇压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在叛徒贾世昌等人的配合下，经常进行大搜捕，城乡地下党、革命群众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此外，他们还捏造种种罪名，无休止地敲诈勒索临清工商业者。著名的济美酱园正、副经理汪旭斋、汪德鸿都曾被逮捕，因他们暗中给宪兵、特务行塞上一大笔钱，很快就放出来了。有些被捕者不肯花钱或没有钱，便遭受毒刑拷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皮鞭抽、烙铁烫……。如商会杂货业主席柏麟书、铁货业主席蔺其章、面馍业主席张朝宗等人被保出时，折磨得已经不能走路了。

当时我在商会，每天负责给被宪兵队逮捕的人送馍馍、咸菜、稀饭，最多时一天送过一百多斤馍馍。谁料到我这送饭的也正面临着被捕的命运。

旧历腊月十五晚上，蔺其章被宪兵、特务们强押着领路到我家去抓我。特务们在前院大喊大叫，并用枪托子砸门，我一听风声不对头，就从后窗跳出，翻过院墙，逃跑了。我本打算从南关过卫河，到河西江村找抗日人民政府解苞性县长。当走到窑口金家稍作休息时，思想又发生了动摇：跑到河西，我个人安全了，年迈的父母恐怕就要遭殃，被逮捕的那些人又由谁来照应呢？不跑吧，被宪兵队抓住花点钱消灾甚至皮肉受点苦都是小事，但弄不好就得送命！反复考虑，迟疑不决，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才把心一横，决定主动到宪兵队去，看看风头再说。

进了宪兵队，岗村队长倒是挺客气，又是让座、又是端茶。我决定争取主动，便先发问：“队长派人找我有什么事？您这些天抓了这么多买卖人到底是什么？”岗村沉下脸来说：“有人报告，你们统统是通八路的！”我不慌不忙地说：“这话不假，可是我们也通皇军！”岗村楞了，问道：“这是什么话？”我回答说：“岗村太君，请你想想，我们这些老实巴脚、规规矩矩的买卖人敢得罪谁呢？八路来了，我们就得通八路；皇军来了，我们就得通皇军；就是土匪来了，我们还得热情招待。一句话，只要使刀弄枪的来了，我们都得陪笑脸，都得要什么给什么，如果违抗，不是拿着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么？大太君，您是顶明白的人，可要体谅我们买卖人的苦衷啊！”岗村笑了：“哈哈哈，你这个人很会说话。”停了一会，他忽然厉声喝问：“你敢担保他们都

是规规矩矩的买卖人么？”我心想：豁出去了。马上拍着胸脯回答：“敢！”“那好，等我明天去禹城汇报回来再说吧。”

腊月二十二，伪县长吴佩英派人通知我，明天到宪兵团去保人。腊月二十三一大早，我就赶到宪兵团，同岗村队长见了面。他亲自领我到监狱里面，叫我挨个认认，只要是规规矩矩的买卖人，一个不留都让我保出去，我顾不上细看，胡乱溜了几眼，最后领出六十几个城里人，十几个乡下人。岗村又叫我领他们到县政府去谢谢吴佩英。在县政府大院里，吴佩英简单说了几句安慰人心的话，大家就各自走散了。

腊月二十九那天，王任重同志通过钟尔昆给我捎来了一封信，对我保人一事表示感谢。我这才知道，我保出的那十几个乡下人中，有几个是中共地下党员，还有一个是冀南行署的参议员。

临清抗战期间主要战斗和战役

简 介

卢 敏 搜集整理

“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临清的抗战，是全国全省抗战的组成部分。临清人民和战斗在临清境内的我军指战员，在抗击日寇的侵略和打击伪顽杂匪的破坏中，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八年抗战，在我临清区域内，主力军和地方武装相结合，进行了多次有重大影响的战斗和战役，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现将主要战斗和战役简介如下。

唐园战斗

一九三八年五月末，我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三八六团（万载团）、六八九团和第五支队，发起对日本皇协军张殿卿部的战斗。战前，临清县战委会组织部长林远，宣传部长郭少英，明察敌情。五月二十五日深夜，发起唐园围歼战。战斗开始，敌人以唐园围墙固守，我军发起进攻后，先用轻重机枪火力压制敌人，随即架起云梯登围墙，占领南门，并连续向守敌攻击，敌人顿时大乱，向我军缴械。经过约两小时激战，消灭了日伪军张殿卿部一千三百余人，生俘伪军头子张殿卿、冯午桥。张、冯于是年七月七日在城里进德会（现大众公园）被枪决。^①

金郝庄战斗

金郝庄是原清平县的一个大集镇，周围有

土围子，现为临清市金郝庄乡政府驻地。抗战期间，战斗在鲁西北的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曾在金郝庄与日伪军作战三次，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扩大了我军在这一带的影响。

（一）第一次战斗

一九三九年七月间筑先纵队副司令朱德崇率第一营（机枪营）到茌（平）、博（平）、清（平）地区帮助开展工作，住在金郝庄，被敌人发觉，于七月八日晨敌人一个小队约四十余人来袭击金郝庄，哨兵发现敌人即开枪射击，敌人紧跟哨兵蜂拥冲进村内，这时部队方才起床，有的正在洗脸，有的已到场院出早操，听到东门外枪声，马上集合向敌人反击，打死敌人六人，伤数人。约十点左右，临清、禹城、恩县、夏津、高唐等敌出动了千余名日伪军，并有钢炮数门，坦克一辆，把金郝庄团团包围起来。我一营（即机枪营）有二十多挺机枪，

四个连队约五百多人，利用金郝庄土围子有利地形，向敌人展开了防卫战，敌人三次进攻，都被我们用手榴弹机枪把敌人打退，在东门打的最激烈，朱德崇和营长杜叔山亲自在东门督战，一颗炮弹落在杜营长身旁受重伤，指导员×××被埋在土内当场牺牲，一直打到晚九点，朱德崇派第三连冲出重围，在夏津活动的游击队外号叫油葫芦的配合下，抄敌人的后路，当敌人前后受包围混乱之际，村内三个连掩护伤员突出了重围，趁夜撤到金郝庄西北十余里油庄，（后又赶到金郝庄以南的贾庄休整）。这次战斗敌人伤亡七百余名，我只伤亡四十余人。

附记：八路军一二九师筑先纵队司令部的组成人员为：司令员张维翰；副司令朱德崇；参谋长胡超峯；政治部主任袁仲贤；副主任巩固。共辖七个团和一个独立团，兵力一万余人。②

(二) 第二次战斗

一九四二年十月间，由张维翰司令员领导的筑先纵队一个团的兵力（约五百余人），由南来金郝庄。日寇二百余，伪军一百余人由康庄（原清平县佳地）而来，双方交战约一天时间，共歼日军三十余人，伪军三十五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三十余支，手榴弹一百余枚，子弹八千五百三十发，我军阵亡排长一名，战士四名，重伤二名，轻伤二十名。③

(三) 第三次战斗

一九四三年十月间，我军在赵建民同志指挥下，以一个团的兵力，在地方抗日武装的积极配合下，目的是消灭金郝庄的伪军（警察所），而出乎预料，邯郸、临清、清平三处的伪军在该地过境，仓卒之下，我军来不及转移，战斗打响后，我军被围，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敌三千余人），勇猛还击，战斗激烈，

虽敌众我寡，我军仍顽强抵抗，最后脱离险境。此战，我军有较大伤亡，轻伤十六人，重伤十四人，牺牲四十余人。敌伤亡情况不详。^④

附记：据赵建民《青年干部的优秀榜样——忆肖永智同志》一文记载，赵建民同志时任冀南七分区司令员。

贾庄战斗

我筑先纵队机枪营三百余人在金郝庄第一次战斗（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日）结束后，转移到贾庄休整（今魏湾乡）。该营一连护送杜营长南去大名医伤，敌人知情后，在第三天黄昏，齐子修二千余名伪军把贾庄包围，我军遂与伪军展开激战。一连坚守庄北边，二连在庄东南，四连在庄西南，（三连在金郝庄战斗结束后护送伤员去冠县）。我军以守为主，依靠围墙抗击敌人数次进攻。敌虽人多火力猛，但

由于我指挥果断，战士英勇奋战，敌人屡攻我阵地不下，伤亡甚众。战斗从黄昏打到天亮，又从天亮打到黄昏，激战一天一夜。黄昏，我军趁夜黑和敌人混乱的时机，命令各连机枪齐射，尔后悄悄从围子西北角的小门撤出，转移到贾庄以西十二里处的刘皮庄。这次战斗共杀敌五百余名，我军每连只伤亡十余人，创造了以少胜多，视情况突出敌人重围的经验，在机枪营的战史上增添了光辉的篇章。⑤

袭击临清战斗

一九四一年秋，日伪临清警备队大队副吉占鳌率所部去临西扫荡，被我冀南四分区部队全歼，吉被俘，向我军供出临清城里敌伪军守备情况。我为扩大政治影响，深入敌后，配合正面打击敌人，遂于十月份遣我冀南四分区进袭临清城，攻陷了城里大部，在街头巷尾与敌交

战，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敌占区人民的抗日热情，最后将日寇军事交通卫河大桥烧毁，断阻了敌东西通道。⑥

孔集战斗

（一）第一次战斗

孔集位于原清平县五区境内（现属临清市刘垓子镇），是卫东和清平的交界处，伪据点内驻有伪军一个中队。一九四三年五月间，我东进支队在孔集打响了开辟卫东的第一次战斗。此战由于组织严密，战斗干净利落，我东进支队一举消灭该据点内八十余名伪军，缴获大量物资枪械。⑦

（二）第二次战斗

一九四三年七月间，第一次打孔集不久，在日军的支持下，冯寿彭纠合伪杂部队五百余人驻进孔集。此时，正值我驻冠县小郭寨一带

的七分区部队筹集粮饷东进之际，经清平县委负责人侯洪业和党员廖乃斌、邴玉如带领二十二团参谋长刘墨卿事先周密侦察，于七月八日，我七分区新八旅（政委肖永智）二十二团（团长赵鹤亭，政委于笑虹）和东进支队联合作战，兵分三路，采用突袭战法，发起第二次孔集战斗。是战除了驻该村的伪团长（外号孙大愣）因去外村搞女人漏网以外，其余五百人全被我军俘获，并缴获大批战利品。^⑧

“九·二三”陈官营之战

一九四三年秋，日军改变了分散配备兵力的方针，采取集中力量，实行“机动扫荡”。我军为了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加强了对敌出击，冀南军区组织了“卫东战役”。是年十月二十日（古历九月二十二日），我调集冀南七分区所属八旅二十二团、二十三团、二十四团

(分区基干团)和冀南四分区所属十一团(东进支队),并清平、卫东县大队计四千五百余人,开驻清平三区和五区北部,由七分区政委肖永智和四分区司令员雷少康、政治部主任袁鸿化统一指挥,司令部驻于陈官营(现属临清市戴湾乡)。肖政委派出部队在清平境内活动,只留下基干团在陈官营。二十三日八点钟,国民党山东保安二十二旅肖建九勾结聊城、临清的日军广濑旅团,分两大股有几千人突然合围了陈官营。敌人事先得到情报,出动兵力很强,火力很猛。陈官营是个大村,易攻难守,基干团坚持战斗到下午,但敌人越来越多,敌众我寡,加之地形对我不利(司令部驻地处于运河岸边低洼处)。肖永智同志冷静地观察了敌人进攻情况,果断下令向西突围。敌人的“九二”重机枪吼叫着,密集的火力封锁着路面。最后突围中,肖永智政委、袁鸿化主

任和百余名干部战士英勇献身。敌死伤数据不详。^⑨为纪念肖永智同志，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经冀南专署批准，“清平县”易名为“永智县”，一九四九年六月撤销。

附：肖永智烈士传略

肖永智，湖北红安人，家小康，幼攻书有大志，年十五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入党。历任宣传员，师少共青年团团委书记，宣传科长，师政治部主任，先遣纵队及冀南三分区、七分区政治委员等要职，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在陈官营与敌激战时以身殉国，时年仅二十八岁。^⑩

袁鸿化烈士传略

袁鸿化，陕西高陵人，出身贫苦，八岁入小学读书，十六岁入三原中学，一九二七年五

月入党，一九三三年参加红军，任三十一军军政编辑干事，参加长征。一九三六年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宣传部副部长，后任三十一军教导营政委，一二九师教导团主任及随校政委，一二九师新四旅主任，一九四三年改任冀南四分区政治部主任，不幸于是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临清陈官营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三十四岁。^⑪

解放临清战役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布投降，我冀南四分区（代司令胥光义，副司令胡超嵩），七分区（司令员赵建民，副政委张希才），冀鲁豫一分区（司令员王宏坤）组织了解放临清战役，其前线总指挥系王宏坤。时伪军警备大队肖子玉部一千五百余人，伪顽县长郑延绍部五百余人，由馆陶逃来的伪警备大队王

来贤部二千余人盘踞临清城内。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我以一万余人的兵力将全城包围，夜十时打响。冀南军区七旅十九团，冀南四分区十一团，东支队（清江、宏毅、岐支三个县大队组成），西支队（邱县、平乡、威县、广宗县大队组成），独立营（临清县基干民兵千余人组成）分三路进攻西南关。王宏坤率十九团主攻土山，然后直插前关街和“进德会”方向。冀南四分区代司令员胥光义、副司令员胡超嵩等率十一团和西支队进攻六、七区公所伪军，尔后渡河进击武训小学之敌。冀南四行署武委会主任胡代耕率东支队、独立营于塔湾北渡河，由此向南消灭西南关伪军，然后攻打砖城。同时冀南四分区独立团（民兵组成）在河西为预备队，卫东县大队包围大辛庄炮楼等据点，断敌援兵。西支队首夺西南关土山，控制全城制高点。拂晓，西南关守敌被全

歼，王来贤部据城顽抗。九月一日晨我七旅十九团突入城内，将敌全部压缩到红房子，下午五点左右王来贤率残部向禹城方向逃窜。（后在北京被我军活捉，于河北省馆陶枪毙）。

是役，共毙俘敌三千余人，缴获轻重机枪三十挺，迫击炮三门，掷弹筒六十门，长短枪共四千余支，马一百七十匹，汽车二辆，活捉伪二十二旅旅长吴连杰、伪四十旅旅长肖子玉、伪县长郑延绍、威县伪军头目吴作修四名匪首。

时盘踞在康庄伪清平县警备大队沈风五部闻临清解放，惊魂丧胆，率部窜至康庄东南高庄，被我二十四团一个排全歼，清平全部解放。位于城东北郊的卫东县四区的敌人也很快被消灭，卫东全境解放。

九月二日，日本裕仁天皇和政府代表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自此抗日战争结束。^⑫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本文史料来源索引

①据《临清军事志》和中共临清市委党史办赵广善《抗战初期临清党的发展壮大及其后的主要活动》。

②据原“筑先纵队”司令员，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八旅旅长张维翰《抗日初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简述》（原文载一九八三年第二期《聊城地区党史资料》）。

③④⑥⑦⑧⑨⑫据《临清军事志》。

⑤据陈中民《关于机枪营情况汇集》。

⑩⑪据一九八二年第二期《聊城地区党史资料》。

征集文史资料参考题目

政协临清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第二辑《临清文史》以后，还将陆续出版。为便于我市政协委员和在临清工作过的老同志及各界爱国人士有重点地抢救史料和回忆撰写各自所熟悉的题材，我们就临清近代、现代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外事、侨务、人物等方面草拟了这个《参考题目》，以供选择。投稿范围不受此限，凡是有史料价值的稿件、照片、函电、日记、遗作、资料、手稿等原始材料，都是我们所欢迎的，来稿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政协临清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临清市政协
文史资料征集参考题目
(修定稿)**

一、政治、军事方面

(一) 清末、民初时期：

1、有关戊戌变法对临清政治影响的资料。

2、有关义和团、红灯照、黑旗军在临清活动情况的资料。

3、有关辛亥革命前夕临清人民反清反帝斗争的资料。

4、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临清的政治活动资料。

5、有关“五四”运动时期临清各界人士进行爱国活动的资料。

6、有关新文化运动在临清开展情况的资料。

7、清末民初临清有关贩卖、吸食鸦片的资料。

(二) 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

1、有关国民党临清县党部的组织及其活动的资料。

2、有关“三青团”在临清的组织及其活动的资料。

3、有关国民党特务组织在临清活动的资料。

4、有关国民党、杂牌军 冯寿彭、齐子修、肖建九、吉占鳌、郑衍绍等资料。

5、有关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活动对临清人民进行文化侵略、奴化教育的资料。

6、临清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军阀、土匪斗争的有关资料。

7、有关赵仁泉的资料。

8、有关徐子尚的资料。

(三) 抗日战争时期：

1、有关共产党在临清的早期活动和地下斗争的资料。

2、有关开辟卫东县、建立宏毅县的资料。

3、有关临清市、县合并，临、清（平）合并，临、馆（陶）合并的资料。

4、有关临清乡师党的初建及活动情况的资料。

5、有关临清十一中学学潮情况的资料。

6、有关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及发展情况的资料。

7、有关爱国统一战线成立联合抗日的资料。

8、有关临清各界人士从事抗日活动的资料。

料。

- 9、有关临清共产党的人物事迹的资料。
- 10、有关颜竹林、张廷煥、黑若仙的资料。
- 11、有关刘振亚的资料。
- 12、有关张自忠将军抗日活动的资料。
- 13、有关颜云峯的资料。
- 14、有关沈廷相的资料。
- 15、有关八路军一二九师驻临清联络处的资料。
- 16、有关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午夜，八路军解放临清的资料。
- 17、有关日寇一、二、三次进临清的资料。
- 18、有关“维持会”“新民会”“宪兵队”及其活动情况的资料。
- 19、有关日伪政权在临清的组织状况及其

反共反人民的资料。

(四) 解放战争时期：

- 1、有关土地革命运动的资料。
- 2、有关开展反奸、诉苦斗争的资料。
- 3、有关参军、支前运动的资料。
- 4、有关临清干部随军南下的资料。

二、经济方面

- 1、清末时期临清官钱局（庄）的资料。
- 2、有关解放前临清当铺的资料。
- 3、有关临清济美酱园、鲁丰纱厂、火柴厂、花粮行业的资料。
- 4、有关临清哈达的资料。
- 5、有关临清“三柱宝”（瓜干、枣脯、千张袄）的资料。
- 6、有关临清特产狮猫的资料。
- 7、有关水上交通运输的资料。

三、文教卫生方面

(一) 文化教育

- 1、近代临清有关著名的举人、秀才文人的生平、著作、手迹书法、绘画、篆刻、雕塑等方面的资料。
- 2、有关“五四”运动对临清文化教育界影响的资料。
- 3、清末武训在临清兴办学校的资料。
- 4、临清清源书院的资料。
- 5、临清十一中、乡师、育英中学、本斋小学的资料。
- 6、山东快书起源于临清的资料。
- 7、临清著名庵、观、寺院的资料。
- 8、临清著名游览地的资料。
- 9、临清乱弹的资料。
- 10、有关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资料。

11、有关吳秋輝的資料。

(二) 医药卫生

1、有关华美医院的資料。

2、有关解放前城內几家药店的資料。

3、有关解放前民间名医行医的資料。

四、侨务、民族宗教、社会诸方面

1、有关临清籍人士徙居香港、台湾和侨居外国情况的資料。

2、有关侨胞热爱祖国，为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的資料。

3、临清清真寺的分布与何其宽阿訇的資料。

4、临清回民分布情况的資料。

5、临清佛教会的資料。

6、近代外国家教在临清传布及影响的資料。

7、有关临清历史沿革的资料。

8、有关临清的风土人情、方言、土语等方面资料。